

把草原养好 把牛羊养精 把日子过好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个牧民家庭的三代转型与生态蝶变



青格勒巴雅尔放牧归来

锡林郭勒草原一景

“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

“把草原养好,把牛羊养精,把日子过好。”新时代内蒙古草畜平衡带来的新变化,正写入草原牧民家的羊圈、草场和账本里。

小孙女满月后,第一次被带回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草原上的家——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乌兰格日勒嘎查。

屋门推开,清瘦干练的乌尼巴图迎接儿子一家三口回家。刚当上爷爷的乌尼巴图,轻轻接过襁褓里的孙女。

“娃娃,这是咱们的家。”他抱着孩子,慢慢走到墙边,在一张老照片和一张荣誉证书前轻声念叨,“这些是咱们过去的荣誉,咱家可是苏尼特草原上远近闻名的‘千畜户’。”

照片已经泛黄,草原上的日子却翻开了新页。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面积约8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74%。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考察时强调:“总体上看,内蒙古的草原已经过牧了,要注意休养生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内蒙古2024年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

乌尼巴图一家重新算账:“现在,咱家的羊虽然没有那么多了,可日子比过去还好呢!”这个草原家庭的变化,就藏在这名牧民朴素的念叨里:羊少了,草好了,压力小了,收入高了,牧民的心气更足了。

增减之间,连这户牧民的牧业账本,也连着草原发展方式的一次深刻转变。不再靠数量吃饭,而是靠质量致富;不再一味追求牛羊成群,而是把草原养好、把牛羊养精、把日子过好。

从“千畜户”的旧荣光,到减畜护草的新选择;从父辈的勤劳致富,到子辈的科学经营,再到孙辈拥有的绿色家园,乌尼巴图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正是草原牧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之间探索新路生动缩影。

草场不是不会喊疼 只是先忍着

在内蒙古草原上,“千畜户”曾是响当当的名号。

以前,谁家牲畜上千,谁家就是能人、富户。乌尼巴图的父亲策布格,就曾因牧业发展得好,在1992年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大会上被表彰为盟一级劳模。

说起父亲,乌尼巴图的语气慢下来:“父亲那代人,吃过苦,知道牲畜来得不容易。圈里养,心里才不慌。”

乌尼巴图记得,父亲最早的家底只有70只羊,“那会儿,谁家早晨赶出的羊多,晚上回来羊叫声响,大家就羡慕谁。”

1992年,乌尼巴图成家立户,家里只有30只羊。到1996年,随着草畜双承包逐步细化,羊已经增加到200多只。2007年后,接羔后羊群规模达到1000多只。为了养活牲畜,他陆续承包了上万亩草场。

那时,草原辽阔,羊群像流动的云。牧民赶着牲畜到水井饮水,并边排着长队,热闹得像集市。

“那时,羊多就是本事。”乌尼巴图说,“多养一只,就多一份收入;多一群羊,就多一层底气。”

这本老账,曾经毋庸置疑。

可后来,草原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提醒牧民:草场不是没有边界,“多”并不是草原业唯一的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集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护,强化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工作”。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苏尼特草原牧民的心坎里。牧民们对水、草和沙的生态关系,有切身体会。

乌尼巴图记雨,比记节气还准。

“1996年那场大雨,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再往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24年7月15日那场雨。”

中间漫长的时光里,雨少了,风硬了。沙尘暴来了,泥雨落下来,草皮被风掀起,露出黄白色的沙土。

“1998年,我第一次带着牲畜,到300公里外的东乌珠穆沁旗走场。”乌尼巴图说,“那时候我才明白,草场不是不会喊疼,只是先忍着。”

后来,又遭遇连续干旱,牧草3年未返青,干草价格最高涨至每吨近2000元,牧民又不得不去周边旗县走场。

走场不是旅游,是无奈。夜里听着羊叫,牧民心里发紧:多一只羊,是财产;可多一只羊,也意味着草场多一分压力。

草原的账,不只写在纸上,也写在羊膘上、草根里、风沙中。

卖羊心疼,不卖草场疼

真正的观念冲突,发生在家里。

乌尼巴图当过嘎查党支部书记,想带头减畜。第一个不同意的,是妻子牡丹。

“你要给大家带个头,我不反对。”当时的争执,牡丹记得很清楚,“可家里日子怎么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哪一样不要钱?羊能卖就卖?”

乌尼巴图一时答不上来。他心里明白,妻子说的不是气话。牧民一辈子和牲畜打交道,羊群就是存折,就是保障,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然而,传统畜牧方式已经难以维系。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内蒙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肉羊繁育基地,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步伐,探索一些好办法,帮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利润效益”。

总书记的话,让乌尼巴图进一步认识到畜牧业转型势在必行。随后几年,全家人开了好几次家庭会。

从“羊多就是本事”到“草好才是长久”,这一观念之变,正是从重新认识畜牧业转型和草原承载力开始的。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出台施行,草畜平衡的制度约束也越来越明确。

乌尼巴图讲草场压力:“我是老党员,嘴上喊草畜平衡,家里还增羊,说不过去。”

牡丹摇头:“羊少了,收入少了,谁来补?”

儿子青格勒巴雅尔和儿媳呼和其格把账一笔笔摆出来:“租草场要钱,买草料要钱,拉草要油钱。牲畜多了,人也累,羊还瘦。卖的时候一斤少几块,几百只羊算下来,不是小数。”

“少养,真不少挣?”牡丹追问。

“不能保证每年都一样。”青格勒巴雅尔说,“但路能走稳。草场缓过来,羊膘能上去,价格也能上去。靠数量硬撑,不能长久。”

有一次卖羊,收羊车停到圈门口。牡丹站在一旁,看着一只只羊被赶上车,眼圈有些发红。

乌尼巴图也舍不得。但那一刻,他又想起风沙刮过草场时裸露出来的草根。

“卖羊心疼,不卖草场疼。”他最后说。

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家人养殖观念的转折点。

把基础母羊从600多只减到300多只,乌尼巴图一家用了两三年。

减畜的过程,不是简单把羊赶出圈,而是把一家人的旧观念一层层剥开;过去以为羊越多越安全,后来才明白,草场可持续、羊只品质好、经营风险低,才是真正的安全。

“人累了知道歇一歇,牲畜走远了也要歇脚,草更要歇。”乌尼巴图说,“以前我们只想着让草养羊,现在得想着让草也活好。”

过去,草畜平衡像是一道外在约束;如今,它成了家里算账的前提。

以前忙着数羊 现在忙着把每只羊养成好羊

羊少了,收入怎么办?

“推动农牧业转型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的叮嘱,落到草原的牧业账本上,就是好草场托起好羊肉,好生态换来好价格。减畜不是减发展,而是换一种发展模式;不是减少收入,而是向质量、品牌、效益要收入。

落实到牧户,青格勒巴雅尔给出的答案是:少养、精养、养优质的。

成家后,小两口帮着父亲忙里忙外,这两年,逐渐从父亲手里接过羊群。与父辈相比,这名1992年出生的年轻牧民更习惯看标准、看市场、看长远。

清晨,他常常钻进羊圈,一只只查看羊的体形、耳朵、眼睛、嘴形和尾尖。

“爸,你看这只,眼耳嘴具备苏尼特黑头羊的特征,尾尖也符合标准,可以留做后备种公羊。”青格勒巴雅尔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把羊拨到一边。

乌尼巴图笑着说:“以前我们看羊,看的是一群;你们现在看羊,看的是一只。”

“市场也在一只一只地看。”青格勒巴雅尔答道。

“要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思想的力量照耀草原牧民一度迷茫的转型之路。

折射到自治区层面,治理草原过牧,也并非简单做“减法”,而是把草、畜、人、业放在一个系统中统筹推进;在草原端,坚持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并通过免耕播种等技术提升草原生产力;在饲草端,因地制宜发展人工草地、青贮玉米和秸秆饲料化利用,为舍饲圈养备足“口粮”;在养殖端,逐户核实载畜量,推动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在支撑端,推广良种良法,延伸畜产品加工、冷链流通和市场营销链条。进而实现草原减压、牧业提质、牧民增收相统一。

2022年,乌尼巴图家被认定为第一批苏尼特羊优质种群牧业户。随后几年,羊只按标准认定、打耳标,出栏时每斤有1元政府补贴。一只羊屠宰后平均约35斤白条肉,仅这项补贴,每只就能多卖约35元,一年下来能增加1万元左右收入。

更重要的是,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让一家人尝到了优质优价的甜头。

2025年,青格勒巴雅尔培育了60多只后备种公羊,每只可卖到1200元,比普通出栏多二三百元。今年,他又挑出六七十只准备培育,等待改良站验收打耳标。

“以前是羊够数就行,现在得看能不能进优质种群、能不能卖上好价。”青格勒巴雅尔说。

呼和其格也学会了分账:后备种公羊一笔账,优质种群基础母羊一笔账,集中屠宰一笔账,零散销售一笔账。冷库收购30至35斤白条羊价格好;个头更大的羔子,自家零售或卖给其他牧民,价格又不一樣。

“什么时候出栏、留哪只做种羊、哪只进入市场,都要看体重、膘情、标准和行情。羊少了,人反倒更忙了。”呼和其格笑着说,“以前忙着数羊,现在忙着把每只羊养成好羊。”

这句话,道出了畜牧业转型的新变化。

在苏尼特左旗,如今已形成1个种羊场、14个扩繁场、137个优质种群

的良种繁育体系。2025年,全旗牧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良种化、标准化、品牌化,正在改变传统畜牧业的增收方式。

牡丹的想法,也慢慢变了。

“刚开始,圈里少了一半羊,我真是睡不踏实。”她说,“后来发现,羊少了,草料钱少了,租草场的钱少了,人也没那么累。留下来的羊膘情好,卖得也不差,心里就慢慢转过来了。”

观念的转变,常常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藏在一次次算账里,藏在一场场风沙后,也藏在卖出一只羊、留下一片草的取舍里。

傍晚,羊群归圈。青格勒巴雅尔把挑出的后备种公羊单独隔开,准备迎接改良站验收。乌尼巴图站在圈旁,伸手摸了摸羊背。羊毛厚实,膘情不错。远处,雨后新绿贴着地面生长,细细密密,不声不响。

乌尼巴图家所在的苏尼特草原,生态条件其实并不优越。这里的草不高,风不小,旱情一来,承压更加明显。也正因为如此,草原更需要留白、留根、留余地。

草原连着牧民的饭碗,更连着国家生态安全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强调“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

牢记总书记嘱托,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实行严格的草畜平衡,将牛羊数量降到草场可承载的范围内。让草原真正休养生息,既是守住生态红线,也是为牧民长远增收、牧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后,包括苏尼特左旗在内的17个试点旗县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到2025年底,治理工作已在内蒙古全面推开,通过舍饲圈养、集中托养、加快出栏等市场化手段,分流牲畜485万羊单位,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至10%以下。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这些数字落到牧民家里,是少租的一片草场、少养的一批牲畜、精挑的一只种公羊,也是春天不急着放牧、冬天舍不得补饲的日常选择。锡林郭勒盟在内蒙古最早实施春季休牧,45天,让返青的草芽缓一口气;夏季看草情安排放牧;秋季间隔式打草留出来年生长空间;冬春舍饲补饲,少给天然草原添压力。

“父亲那代人把羊养起来,是本事。”乌尼巴图说,“我们这代人把羊减下来,也是本事。不是时代不要牧民了,是时代要求我们换个办法牧羊。”

这句话,说得平静,却有分量。

草原治理不是简单“一减了之”。减畜减的是超载压力,增的是发展后劲;控的是数量,提的是质量;守的是生态底线,稳的是牧民生计。

“以后希望别人说咱家,不是羊最多,而是羊最好、草最好。”青格勒巴雅尔说。

牡丹在一旁接话:“草好了,羊才好;羊好了,人心才稳。”

风从草原上吹过。圈里的羊叫声少了些,却更沉稳。从“千畜大户”到“百只小户”,看似羊少了,实则路宽了。减去的是旧观念里的数量依赖,生长出来的是草原深处的新生机。

对于乌尼巴图一家来说,真正的家底,不只是羊群,更有羊群脚下这片能一年年返青的草原。

(据《人民日报》)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乌兰察布市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从邻里之间的“顺手帮衬”,到规范有序的“固定排班”,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花村幸福院里村民义务敬老的暖心日常,生动见证着乌兰察布市农村养老服务的提质升级。近年来,乌兰察布市深耕“乌兰幸福院”特色品牌,因地制宜创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一幅温情脉脉的“银发互助”画卷徐徐展开。

作为第八届全国文明村镇提名地,察右前旗花村是该市互助养老探索的鲜活样板。当地立足实际、积极破题,探索出自助、互助、共助三位一体的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互助养老的前提,是让老年人从“被动受助者”变为“主动参与者”。走进花村幸福院活动室,墙上的“银发人才库”名单引人注目:擅长理发的张德礼、擅长园艺的付仲荣、文艺人才付莱花……这些60至80岁的健康老人,根据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形成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良性循环。

这种自助精神,在“孝道菜园”体现得尤为明显。幸福院每家每户门前的一分菜地,由老人们自愿认领,自主管理。“自己种的菜新鲜又放心,多余的还能送给邻居。”杨花花老人边打理自己的菜园子边说。这种“劳动互助+成果共享”的模式,让老人们在劳作中找回了价值感。

互助养老的核心是“邻里帮邻里”,这也是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关键。邻里守望的温情,藏在花村最朴素的日常里。村里虽无成文的契约,却有着“今天帮邻居理发,明日自家有事自有人搭手”的默契,这种自发且朴素的互惠,成了幸福院运转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幸福院老人们根据健康状况和居住位置分成小组,72户人家彼此照应,用“早看窗帘晚看灯”的日常巡查,将这份

守望相助的温情落到了实处。

代际互助,为幸福院注入别样暖意。每逢传统节日,乌兰察布市各学校的孩子们都会来幸福院“报到”——有的为老人表演节目,有的教老人用智能手机,有的陪老人聊天解闷。“这些娃娃一来,院里就像过年似的。”85岁的刘素芬老人笑着说。这种“小手拉大手”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更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当地还探索“专业+互助”融合路径,引进“民安康复医疗中心”专业团队运营幸福院,形成“专业指导+互助落地”的协作机制。专业团队承担起拔罐、针灸及洗护等村民做不了的技术活儿,互助队员则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专注做好日常巡查和情感联络。

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花村实践正是共助理念的生动体现。察右前旗将花村养老事业列为重点民生项目,累计投入89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创新推出筹资机制: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一点。近年来,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为幸福院配备专业运营团队,村集体每年从收益中拿出5.6万元用于补贴五保户老人在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各项费用。以花村实践为示范,2023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整合资金2.5亿元,为全市138处互助幸福院实施改厕、改暖、改设施、修房、修路、修院落提质工程,惠及各族群众2.5万人。

立足乡土、依靠群众、多方聚力,自助、互助、共助的养老实践不断延展,为农村牧区养老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乌兰察布答卷。

(据《内蒙古日报》)

鄂尔多斯:辣椒喜丰收

眼下,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2万余亩鲜辣椒进入收获季节,农民加紧采收、外运,确保丰产增收。近年来,该镇根据当地独特气候和地理条件,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民”模式,打造集育苗、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辣椒产业链,帮助农民发展辣椒规模化种植,生产的红尖椒、牛角椒、螺丝椒、圆椒等干鲜辣椒畅销重庆、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21个省市。

图为农民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二道川村的辣椒地里采摘辣椒。
王正 摄



短评

一座内陆城市,怎么成了算力“特区”?

评论员 王丰

经济学里有个老理儿:钱和人,都往回报高的地方跑。

但算力这东西有点怪——它既要便宜的绿电,又要稳定的网络,还得有灵活的制度。

这三样,呼和浩特齐了。

更关键的是,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同时顶着两张“国家级王牌”:一张叫“东数西算”,另一张叫“自贸试验区”。

这两张牌叠在一起,催生出一一种新型经济样本——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如何用制度创新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上的位置。

先说第一张牌,“东数西算”给了它什么?一个“国家级身份”。

全国八大算力枢纽、十大集群,呼和浩特是其中之一。

现在,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达15万P,其中,智算14.3万P,这两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

三大运营商来了,六大银行来了,华为、字节跳动、快手也来了。仅算力中心就引进了62家,快手干脆直接把百亿级项目放在这里,做视频推荐、AIGC生成,全国业务都靠它调度。

这里已经不是一个“机房”,而是一个算力工厂。

但只有算力,卖不出去,那就是库存。

第二张牌来了——自贸试验区。

2026年4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呼和浩特片区占了总面积的63.7%,是所有片区里最大的。

自贸试验区给一个“出口”。不是港口的那个出口,是制度上的出口。

以前算力只能自己用,现在可以跨境卖。今年7月,和林格尔新区的企业,营业执照上直接写“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小微企业的负责人说,有了这几个字,谈合作、接海外单子,对方也认账了。

两张牌一配合,逻辑就很清楚了:“东数西算”负责生产算力,“自贸试验区”负责把算力卖出去——而且是卖到国外去。

说实话,和林格尔在干一件没有现成模板的事:把算力这个数字时代的“硬通货”,同时放进国家战略和开放制度里。

这条路要是走通了,那就不只是呼和浩特的成功——它给所有内陆城市指了条新路:不靠港口靠算力,不靠海运靠网速。

到那时候,草原上流的就不只是牛羊奶了,更是绿色算力。

机房也不再是机房,是数字时代的“口岸”。

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记。